

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被发现

本报讯 通讯员 报艺 据“洛阳发布”官方公众号6月27日消息,在位于洛阳的千唐志斋博物馆中,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,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,可视为狄公绝笔。

狄仁杰,字怀英,武周时期宰相,以清正忠耿、敢于犯颜直谏闻名,也因影视作品为大众所熟知。鲜为人知的是,他在书法上同样造诣颇高,是一位被政名所掩的书法名家。

千唐志斋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,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博物馆内收藏历代墓志石刻2000余方,以唐代为主,被史学界誉为“石刻唐书”。此前,该馆所藏《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(公瑜)墓志铭并序》(简称《袁公瑜墓志》),一直被视为国内唯一存世的狄仁杰书法真迹。

此次新发现的狄仁杰书法真迹为《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府君(承嘉)墓志铭并序》(简称《袁承嘉墓志》),现嵌于千唐志斋五号窟室墙上,因未署撰书者姓名且位置较高、较为隐蔽,长期未引起注意。志文显示,墓主袁承嘉正是《袁公瑜墓志》墓主袁公瑜之子。

去年以来,千唐志斋博物馆副馆长裴志强对两方墓志的志文内容、文风及书法细节进行系统对比分析后发现,二者整体风格均呈现出圆腴俊朗、骨力深藏的大唐气象,书写习惯、点画特征、结体用笔极其相似,尤其是“国”“哀”“呼”“之”等



狄仁杰 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府君(承嘉)墓志铭并序

字的写法高度一致。

据记载,狄仁杰病逝于久视元年(公元700年)九月。袁氏父子迁葬于同年十月二十八日,距狄公辞世仅一月左右。这两方墓志很可能是狄仁杰临终前不久所书。

目前,相关研究成果已整理成论文并发表。袁氏一门在史籍中记载甚少,此次发现不仅为研究狄仁杰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,也填补了相关史料空白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“错字书法特展”

本报讯 通讯员 河余 近日,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推出“错字书法特展”,展览以“错字”为切入点,汇集唐、元、明等多个朝代的重磅书法珍品,分4个单元,通过约40件书画、奏折、拓本和文物等,解读历代书法名作的另一面魅力。

展览第一单元“似错非错”介绍各类看似错字,实则属于异体字、通假字、避讳以及书法中的惯用写法与添笔。第二单元“知错能改”说明各种古代的误写样态,以及各种修正方式,使观众得以理解隐藏在字迹中的修改“密码”。第三单元“时代标准”探讨“正字”观念的形成,介绍古代识字、习字教材与官方标准字体的建立。第四单元“错得漂亮”展出传世经典的书法作品,其中的错误与修改不但未减损作品魅力,反而彰显运笔的真实感,以及手写所蕴含的人性温度。

例如,褚遂良的《倪宽传赞》中,连续写了两个“奋”字,其中一字旁标注了小圈,表示删去;卷尾有一字形偏小的“则”写在格子交叉处,是书写



褚遂良 倪宽传赞

后察觉漏字,后续增补而成。

赵孟頫《前后赤壁赋》是在大德三年(1299年)写给他的姓岳友人,全卷行气疏朗流畅,结字较方圆,转折多圆转。或许是赵孟頫背太熟写太快了,把“西望夏口,东望武昌”写成了“东望夏口,西望武昌”;而“盈虚者如彼”的“彼”,误写成“代”,脱离了苏轼文章中指称月亮的意思。

展览持续至9月6日。

秦汉溯源——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幕

本报讯 通讯员 报艺 6月26日,“秦汉溯源——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”在河北美术学院开幕。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任源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河北美术学院院长甄忠义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墉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原副主任兼培训中心主任高庆春分别致辞。

本次展览汇聚了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理事、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内的全国知名书家

43位,每人一临一创,共计80余幅作品,集中展现了当代书坛对秦汉书法精神的传承与探索,是一次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专业艺术活动。

本次“秦汉溯源”主题展览,既回溯秦汉书法的精神气象,又展现当代书坛的艺术追求,搭建起古今对话、南北交流的艺术平台。

活动期间,还组织开展了以“关于当代篆隶创作的古法问题”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活动。

展览持续至7月30日。

瑞田新观点



能不能只“写”不“说”

这里的“写”,是指书法家写字,这里的“说”,是指书法家谈字、讲字。文章标题直奔主题,就是劝当代书法家们只“写”不“说”。为什么呢?

自媒体开始垄断“舆论场”以后,许许多多的书法家坐不住了,他们开始粉墨登场,讲书法,讲自己,连带着讲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。好“说”的人中,不乏笔头功夫硬的人,我还是耐心地听他们“说”,三人行必有我师嘛,他们“说”的,或许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启示,何乐不为呢。可是,听了一段时间,让我大失所望,他们“说”的和他们“写”的不一样,他们的口若悬河,其实是在推销自己,强迫人们记住这个能“说”的书法家,然后成为他们书法的消费者。哦,“说”的目的是有商业企图、利益目标的。

被这些人之“说”所打动的人会问我,他们“说”得挺好的,你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,他们的“说”是书法学习与欣赏的桥梁啊。

那么,我们看看这个“桥梁”是怎样“修建”的。

一位戴着眼镜的书法家,其字也一般,他在“说”的时候,归纳了当代有代表性的十位书法家,蹊跷的是,他自己竟然是这十位书法家中的一员。他分析另外九位书法家的艺术风格,同时,也把自己的字大肆渲染了一番。我看着这位举贤不避自己的人,就想到一位作家曾经讲过的话:人们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。这位戴眼镜的书法家是不是让上帝发笑了,不得而知,反正是让我发笑了。

一位早年成名的书法家,热衷“说”,不断推出奇谈怪论,宣示自己的“高深”。他“说”书法问题,要么是常理级的琐碎问题,要么是自己的一点感受。有趣的是,他不知道自己所讲的书法常理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普通问题,他也不知道,自己的一点学习感受,是人人都有过的感受。他煞有介事的胡“说”,特别有喜剧感。

这些滑稽之“说”,有“无理取闹”型的,有“自吹自擂”型的,有“做大师状”型的,有“哗众取宠”型的,没有学理性,自私、浅陋,暴露出当代书法界的丑态和短板。

其实,对书法家而言,重要的不是自吹自擂,也不是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。书法家首先是人,作为人,就要自尊自重。对人生有终极关怀的艺术家和读书人,从来不会放大自己,更不会把自己摆到不恰当的位置。即使有了一点社会声望,也要时刻反省自己,认识自己,甚至是自嘲和自我否定。理由非常简单,当一个人被一个界别拥趸,免不了有沾沾自喜的心态,当一个人有了一点成绩,也会自我膨胀,甚至找不到北,那么,理性看待自己,借助监督与批评,就有可能不被非理性的情绪困扰自己。

应该说,在不同的艺术界别,像书法家这样毫不顾忌地推销自己,否定他人,像书法家这样没有一点社会忌惮地胡“说”,可谓“名列前茅”,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。

书法家会“写”,你就好好写,就像歌星唱歌,只管唱,在舞台上所讲的话,是策划团队的集体意识,尽量靠谱,不能乱说。书法家亦然,也不能胡“说”,虽然胡“说”的结果没有太大的经济损失,至少会让人感到写字这伙人的文化修养亟待提高。